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四)

十五

卷之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

婚姻之道謂嫁取之禮。丰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姪缺。丘悅反。倡昌亮反。和胡卧反。

疏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婚姻至之禮。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爲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

也。子之丰兮侯我乎巷兮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將嫁者有親

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

悔予不送兮

時

違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為于偽反

疏

子之至送

兮。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

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為留者亦不得為耦由此故悔也。傳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為豐

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

外之道與里塗一也。子之昌兮侯我乎堂兮

昌盛壯貌

箋云堂當為棖棖門楣上木近邊者。堂並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棖直庚反楣本作闞苦本反近附如之近。

悔

予不將兮

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

疏

子之至將兮。毛以為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

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為棖將為送為異餘

同。傳昌盛壯貌。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干
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
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
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
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
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
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
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堂
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
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
文次故轉堂爲棖棖是門柵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
云柵謂之闕棖謂之楔孫炎曰柵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柵上
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
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衣錦褻衣裳錦褻裳**
衣錦褻裳嫁者之服箋云褻禪也蓋以禪穀爲之中衣裳用
錦而上加禪穀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
紵衣纁袖。衣錦如字或一音於記反下章放此褻衣苦迺
反下如字禪音丹穀戶木反爲其于僞反大音泰舊勅賀反
紵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
並同經許云反禪如鹽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叔伯

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豉反。○**疏**衣錦至與行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則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已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傳衣錦至之服。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褻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褻裳互言之。○箋褻禪至纁襖。正義曰玉藻云禪爲綱綱與褻音義同是褻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穀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紵衣纁襖士昏礼云女次紵衣纁襖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紵衣絲衣女從者畢袵立則此亦立矣襖亦緣也襖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襖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紵衣纁襖也。○傳叔伯迎已

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已者也迎已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裳錦褰裳

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二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墀音善依字當作墀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疏東門之墀二章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尙遠而不至此復得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東門之墀茹蘆在阪東門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爲刺也。東門之墀茹蘆在阪東門也墀除地叮叮者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茹蘆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茹音如後篇同蘆力於反茹蘆茅蒐蒨草也後篇阪音反

音善依字當作墀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疏東門之墀二章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尙遠而不至此復得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東門之墀茹蘆在阪東門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爲刺也。東門之墀茹蘆在阪東門也墀除地叮叮者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茹蘆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茹音如後篇同蘆力於反茹蘆茅蒐蒨草也後篇阪音反

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已者也迎已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裳錦褰裳

反又符板反。吐鼎反。又徒洽反。茅貌。交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邇近也。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疏：東門至甚遠。毛

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爲遠。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蘆在阪，則爲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壇，則易。登茹蘆在阪，則難。越以輿爲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

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爲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爲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得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爲女欲奔

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壇。茹蘆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言東門之外有壇，茹蘆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

出，與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己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

爲不來迎己，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己，己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

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爲城門。故

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

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

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叮叮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壇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壇壇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壇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壇茹蘆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茜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爲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在東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爲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蘆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栗在於室內得作一與共爲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已

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己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蘆，可為小難。壇乃除地，非為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為難耳。不取易為義也。傳邇近至則遠。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為送。近

東門之栗有

踐家室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者。常志反。

豈不爾思，子不

我卽

卽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疏

東門至我卽。毛以為東門之外有

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為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為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為女乎？男迎己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為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已有美色亦男

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也。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說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

雨淒淒雞鳴喈喈

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

不變改其節度。淒七西反喈音皆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胡何夷說也箋云思而見之云

何而心不說。說音悅下同。

疏

風雨至不夷。正義曰言風雨且雨寒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

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

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風且至啾啾然。正義曰四月云
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瀟瀟謂雨下急疾瀟
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啾啾膠膠則俱是鳴
辭故云猶啾啾也。傳胡何夷說。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
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瀟音蕭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晦昏也。箋云已止也。雞不爲如。既見君子
云胡不喜。晦而止不鳴。不爲于僞反。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鄭國謂學

以校正道藝。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
在下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注傳云鄭人遊於鄉校是
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教。疏子衿三章章四句至不脩焉。正義曰
鄭國衰亂不脩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

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箋鄭國至道藝。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

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爲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習非純章允反又之聞反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

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

寄問也傳疏青青至嗣音。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聲直專反疏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

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

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已也。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闡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嗣續至忘已。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

青青子

佩悠悠我思

佩佩玉也士佩瑀珉而青組綬。碩本又作瑀如兖反珉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疏

傳佩佩玉至組綬正義曰玉藻云

右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為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璫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璫珉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來。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為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來見己耳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來見己耳

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挑他羔反又勅彫反說文作叟達他末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洛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

學而無友則孤陋

挑兮至月兮。毛以為學人廢業候而寡聞故思之甚

疏

望為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為廢學而遊觀。

鄭以下二句為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己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

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今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中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箋君子至之甚。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

疏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

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揚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

流東楚言其政不行終鮮兄弟維子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

於臣下。漂匪妙反。鮮兄弟維子與女。無信人之

言人實廷女廷誑也。廷求往反徐。又居望反。誑九況反。疏揚之水至廷女。毛以為

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東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與忠

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

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

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誠之汝無信

他人之言被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

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箋。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

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東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

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

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為閔無臣之事毛揚之水不流

興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為此解

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亶子儀各一也。爭爭鬪之爭注同亶

亡匪反又音尾莊公子。

䟽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

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爲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爲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敘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公子至各一。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輒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筭故唯數後爲五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

南北心無有定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

我思所存也。思如字注及下皆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

縞衣綦巾聊樂我

貞

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

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貞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恩不忍斥之綦綦文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並同一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岳貞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爲于

偽反難

疏

出其至我貞。毛以爲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

乃旦反。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旣被棄莫不困苦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貞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爲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絕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中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傳思不存乎相救急。正義曰言其見棄旣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傳縞衣至相樂。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縞也戰國策云彊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縞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卽

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爲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室家卽縞衣綦巾之男女也。箋縞衣至綦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衣中旣共爲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己旣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絕也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繪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

闔曲城也閭城臺也荼英茶也言皆喪服也箋云闔讀當

如彼都人士之都謂闔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闔音因閭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茶音徒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縞衣茹蘆

我思且

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

縞衣茹蘆

聊可與娛

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為樂，心欲留之。

言也。娛

疏

出其至與娛。毛以為詩人言我出其鄭國

本亦作虞。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着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蘆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閱其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為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已妻，故不思之。其中有著縞素之衣，茹蘆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閱之。傳闔曲至喪服。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闔闔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闔謂之臺，是闔為臺也。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闔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闔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闔曲城闔城臺。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謂闔為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鄉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薺荼蓼即委菜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

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繪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茶與此傳意同也。箋閣讀至無常。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閣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入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部曲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巾茹蔥則非盡喪服不得爲其色如茶故易傳以茶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會。蔓音萬。**疏**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

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敎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蔓草零露漙漙兮

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

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漙本亦作團徒端反

有美一人清

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

時願。婉於阮反邂逅戶懈反遘本亦作迨胡豆反。

䟽

野有至願兮。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

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露潤之兮以與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

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

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餘同。傳野四至盛多

。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

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箋零落至夫家。○正義曰靈
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
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
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
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媒月故引以證此。野有蔓
爲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故也。野有蔓
草零露瀼瀼。瀼瀼盛貌。○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有美一人婉如清
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合會溱洧之上。○溱洧側巾

陽也。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箋

○渙呼亂反。韓詩作洹洹音。九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士與女方秉蘭兮。蘭也。箋云男

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蔣古顏反字從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泆音逸

行下孟反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

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徂往也徐

且往觀乎洧之外

洧訏且樂

訏大也箋云洧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

也。○洧息旬反韓詩作洧訏況于反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樂音洛注下同

維士與女伊其

相諶贈之以勺藥

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諶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

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疏

溱與洧至勺藥。○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爲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

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爲淫泆士既與女相

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

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卽其相與戲諶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

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
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蘭蘭。正義曰陸機疏云
蘭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
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
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
衣著書中辟白魚。傳訝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洵信至
則往。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旣且是男荅女也且往
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
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勺藥杳草。正義曰
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箋伊
因。正義曰因觀寬閒遂。溱與洧瀏其清矣。瀏深貌
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溱與洧瀏其清矣。瀏音
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士與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

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訝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將謔贈之以勺藥

箋云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四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丰

謂之婚姻

閩本明監本毛本婚誤昏下同案此正義十行本唯昏時士昏禮昏字不從女是也其序

注標起止皆作婚則婚者正義所易字

之黨為姻兄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上有壻字案所補是也

悔予不將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予字唐石經磨改其初刻字不可知矣

士妻紵衣纁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紵側基本或作純又作緇考士昏禮釋

文本誤也唯本或作純不誤經云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

衣是純如字讀訓為絲鄭未嘗破為紵也儀禮緇字甚多

皆作緇無作紵者經為純字更審矣紵字在周禮媒氏注

非此經之字也正義引士昏禮并注是其本當不誤今亦

盡作紵用釋文改注又云注改正義也考文古本作緇采

釋文又作本

○東門之墀

而相奔者也

各本此序無注釋文云此序舊無注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考正義當亦

無此注實非鄭注也集注誤耳

故名曰為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曰當作各自形近之譌

東門之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編檢諸本字皆作壇又云讀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

也今定本作墀釋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墀考此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以下依定本作墀

男女之際近而易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

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是傳本無而易二字釋文於下易越始云以鼓反下同當是亦無此二字也各本皆衍

則茹蘆在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則下有如字考文古本同小字本作以案有如字者是也

壇坂可以喻難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難下有易字案所補是也

故知以禮爲送近

補毛本送作遠案遠字是也

女乎男迎已之辭

補乎當作呼

○風雨

胡何夷說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無胡何二字考文古本無采正義

言風雨且雨

補毛本作風而且雨

○子衿

言可以校正道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上云學校戶孝反下云以校正音教是學校字當從

木按正字當從才五經文字手部云校經典及釋文或以爲比按字案字書無文此校字卽張參所云也各本校正字從木誤毛本學校字亦從才更誤正義中字同此釋文有誤按作校者今正詳後考證

鄭國衰亂不脩校

闕本明監本毛本校上有學字案所補是也

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皆誤皆考爾雅是也段玉

裁云作皆不誤皆猶交也衣皆謂衣領衣之交處也此當是李巡本獨得之他本作皆不可解乃字之誤耳

士佩璫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作璫云本又作璫如充反考玉藻釋文云璫而充反徐又作璫同說

文五經文字璫字皆在石部其作璫者後變而從玉耳凡璫聲之字多誤從需聲見廣韻廿八獮輓字下故又作本如此

○揚之水

被他人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被作彼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

而輟高渠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輟誤輟是也

如其從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雲案雲字是也

聊樂我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貞音云本亦作云正義云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下文云云貞

古今字助句辭也是正義本作貞以貞爲古字云爲今字故易貞爲云而說之自著其例如此也凡易字者依是求之而例可得矣又商頌景貞維河箋員古文云亦可證

編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所字上當有已字正義當本

云故言編衣綦巾已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己今正義脫去所上已字耳不然此箋更無已字其已謂詩人自己者安所指乎考文古本有已字采正義而得之者也

有棄其妻

閩本明監本妻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荼茅秀

小字本同茜本秀作莠釋文云秀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考正義本是秀字鴟鴞正義

引此箋作秀既夕釋文用荼下云茅莠地官釋文茅莠下云毛詩注作秀是字本不與二禮注同或作本正依二禮改耳考文古本作莠采釋文。按段玉裁云莠者魏晉以下俗字也謂依二禮改是非

說文云闐闐城曲重門

闐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曲說文作內非也說文

本作曲今說文誤耳九經字樣云闐城曲重門也可證

卽委菜也

闐本明監本毛本菜作葉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二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其字後改同今本案初刻誤也序有可證

○野有蔓草

下章首二句是也

闐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二誤下是也

零露漙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零作靈字故爲落也詩經小學云案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靈

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爲需考文古本漙作團采釋文也釋文云漙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然盛多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文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圓之團者卽謂此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

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於訓清揚爲眉目之閒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刪

有蔓延之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蔓延當倒卜文可證

露潤之兮

補毛本露作霑

鄭以仲春爲媒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婚誤媒是也

野有蔓草三章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三作二案二字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作三今正

○溱洧

士與合會溱洧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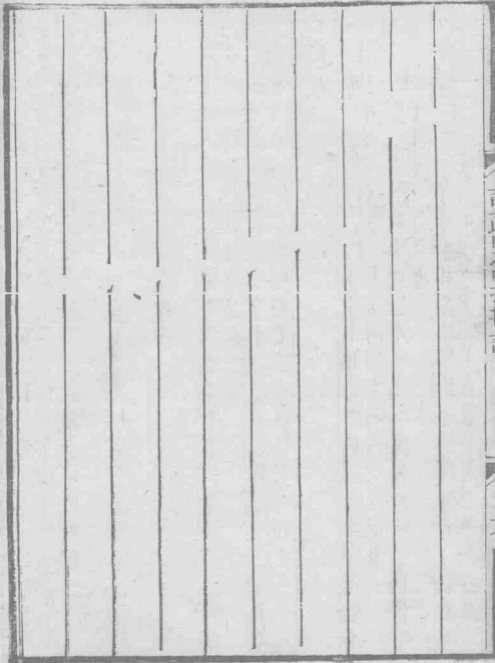
小字本相臺本與下有女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刺入案此脫也

士曰已觀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乎當矣字誤是也

鄭國二十一篇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計一篇其初刻上爲二十其下不能知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二

十六

齊國圖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

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

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荊薄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鷲故為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為四岳佐

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爲大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勳明知太公封齊爲大國百里可知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按臨淄卽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卽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卽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

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
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
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
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爲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
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遠也如
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
富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
禹之舊制。正義曰阜陶謨云罔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
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
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
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
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
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
而其方五千里禹旣敷土廣而彌之故爲殘數居其間今以
彌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
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
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

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敷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服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

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
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
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
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
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
年公羊傳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
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
○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
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
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
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爲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
爲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
必嗣爲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伋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
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
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卅家
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
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
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
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

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哀閻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到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諡法曰保民者艾曰胡則知胡公爲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子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遷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諡則舉上明下亦爲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弊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

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
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
若有別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
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
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
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風則暮昭誓
若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僖公慝而無立志則慝慝之人未
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
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
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
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
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妃芳非反慢武諫反警
居領反本又作敬音同。

疏

雞鳴

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
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
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
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

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與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為賢妃指其行事則為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為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言之車牽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宜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雞既

鳴矣朝既盈矣

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朝

直遙反注下皆同。

匪雞則鳴君蠅之聲

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

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蠅餘仍反。

吟

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

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為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

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大言雞既鳴矣之

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為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

不戒令起故刺之。傳雞鳴至君作。正義曰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求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箋夫人至禮敬。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在君所心常驚懼恒恐傷晚故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纚色蟹反何。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日出之光以爲霜綺反。

以月光爲東方

疏

東方至之光。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明則朝亦敬也。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

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爲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東方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己以雞鳴而起，卽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卽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纒，縹髮纒，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纒笄而朝，首服纒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纒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曰綃，則首服纒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纒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羞次服之，所用鞞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纒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

衣御於君當復。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纓笄耳此傳言纓
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
用爲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
女云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
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纓笄而
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纓
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
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纓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
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尙日出而朝夫人
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
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旣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
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纓笄而朝君
矣上章言朝旣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旣昌矣
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
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

忘其敬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卧而同
夢言親愛之無已。薨呼弘反妃音配本亦作配樂音岳又

五教反。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

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字音張遙反惡烏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

疏

蟲飛至子憎。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卧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卧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子是子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傳古之至其敬。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箋蟲飛至無已。正義曰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卽上雞鳴時也。傳會會至夫人。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

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久是於久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
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
若是見惡於卿大夫也。箋云庶衆。正義曰釋詁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媿媿好貌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饜音同止也好蒿縞反。**疏**

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爲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爲好君上以善田獵爲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荅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子

之還兮遭我乎猶之閒兮

還便捷之貌猶山名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

出田獵而相遭也。○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嶺獵乃刀反說文云獵
便捷本亦作便旋

並驅從兩肩
兮揖我謂我儂兮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儂利也箋云並

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驅本又作

駮曲具反注下同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

駮音同又音牽揖一入反儂許全反韓詩作

儂音權好貌併步頂反下文同譽音餘下同

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

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

遭值我於猶山之閒兮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馬逐兩肩獸

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儂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樂而荒廢

政事故刺之。○傳還便至山名。○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

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

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閒則是山之南山

則故知猶山名。○箋子也至相遭。○正義曰以報荅相譽則

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

皆上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逐至儂利。○正義曰大司馬

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豨獻豸于公

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儂利言其便利馳逐。○子之

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儂利言其便利馳逐。○子之

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儂利言其便利馳逐。○子之

茂兮遭我乎猶之道兮

茂美也。

並驅從兩牡兮揖

我謂我好兮

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牡茂后反。

子之昌兮遭

我乎猶之陽兮

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佼古卯反。本又作姣。

並驅從兩狼

兮揖我謂我臧兮

狼獸名。臧善也。

疏

傳狼獸名臧善。正義曰釋獸云狼牡獾牝狼

其子獾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獾牝。狼其子名獾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敏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狼膍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著直居反。又直據反。

又音於詩內協句宜音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

疏

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

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礼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

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箋云

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紃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

尚之以瓊華乎而

瓊華美石士之

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紃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瓊華石色似瓊也

疏

俟我至乎而

毛以爲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

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

鄭以爲摠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

素絲爲紃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傳俟待至象瑱。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

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寧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寧立處也著與寧音義同楚語稱曰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爲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爲瑱也。箋我嫁至而云。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婿親迎至於女嫁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婦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婿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婚禮婦至夫家主入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爲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統紘纒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爲統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統織線爲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

爲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以兩且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爲臣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婿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韻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統天子之玄統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統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玄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瓊華至之服。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爲佩也玉藻云士佩瑤珉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其爲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爲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

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箋尚猶至似瓊也。○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爲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統用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統而加飾。故言謂懸統之末所謂瓊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爲瓊。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爲瑱也。箋旣言人君以玉卽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爲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摠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故爲摠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統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統也。故曰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卽以素爲充耳也。旣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統。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卽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

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旣言充耳以素卽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爲統瓊華爲瑱也

以青乎而

青青玉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統之青

尚之以瓊瑩乎

而

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

疏

傳青青玉。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

爲瑱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

黃黃玉箋云黃統之

黃尚之以瓊華乎而

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

疏

瓊

英猶瓊華。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于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

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

疏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至禮化

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衰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日為臣失道下四句為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事

東

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

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姝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與者喻君不

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履禮也箋云卽就也在我室者

明。姝赤朱反。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疏

東方至卽兮。毛以為東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

兮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

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婚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已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妹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已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日出至之貌。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妹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妹爲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東方至不明。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不宜爲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爲興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旣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且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

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爲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礼亦男者也。傳履禮。正義曰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東方之月兮彼姝者

子在我闥兮

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

方亦言不明。闥他達反。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

疏

傳月盛至門。正義曰以序言君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

知以月盛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闥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闥字從門故知門內也

在我闥

兮履我發兮

發行也箋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

疏

傳發行。正義曰以行必發足

而去故以發爲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朝直造反注皆同挈苦結反又

音結壺音胡挈壺

氏掌漏刻之官。

疏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

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揔辭此則非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箋號令至刻者。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為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

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

顛之倒之自公

始入。倒都老反遽其慮反別彼列反

召之 箋云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

疏

東方至召之。

正義曰言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行已有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法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爲衣今上者在下是爲顛倒也。箋挈壺至始入。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爲已明告君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侵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當起也。別色始入玉藻文。箋羣臣至早興。正義曰羣臣顛倒衣裳方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東方未晞

顛倒裳衣

晞明之始升。

疏

傳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

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兼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爲一事也。

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也。

折

柳樊圃狂夫瞿瞿

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圃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

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折之舌反圃音

布又音補樹菜蔬曰圃瞿俱具反脆七歲反藩方元反。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辰時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莫音暮。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莫音暮。

疏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言折柳木以爲藩菜果之

圃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爲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節度不能

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圃故云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蔬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蔬

其外列藩籬以爲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爲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爲良士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爲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

瞿瞿無守之貌爲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

孳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爲孳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孳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孳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閒有長短者案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歷術以其筭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閒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

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
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尙書緯
謂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舉全數以言
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
以裨夜故於厯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
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
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
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厯甚錯馬融言晝漏
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
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厯者莫不
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爲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
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
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
序云與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
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
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
爲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傳辰時夙早莫晚。正義
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也夙早釋注文暮與早對
故爲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卷終

毛詩注疏校勘記(五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齊譜

季蒯因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蒯當作蒯物觀云宋板下季蒯作季蒯是也

其先祖世爲四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嘗誤世是也崧高正義引作嘗是其證

師尙父堪君多難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堪作甚案皆誤也考文王正義引作謀計居多此當

與彼同

止自胡公之所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止自當作上距是也

故云敷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土當作定此說譜敷定九畿

甸服此周爲王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成王周公封東至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至非奄君名也疑在下成王節疏內

錯誤在此是也當以此成王起接管仲之言也下凡移百九十三字

在禹貢青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在禹上當有圈是也

與呂伋王孫牟

閩本明監本毛本伋作汲案此誤改也十行本此字作伋以下引顛命齊世家

則作汲各順其文耳

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

皆形近之譌譜序正義無身字于國作惡彼文多不與此同也

詩人作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到當作刺是也

昭暫若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暫恐暫誤

○雞鳴

故夫人與戒君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無

故陳人君早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君當作夫人見第二章正義

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當作是以上正義各本譌

舛不可讀今訂正

當復祿衣

補毛本復作服

○還

併驅而逐禽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禽作二案二字是也禽字誤

則是山之南山則

補毛本下則字作側

牡名驩牝狼

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下有名字案所補是也

○著

謂所以懸瑱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懸作懸案懸字是也釋文云以懸音元下文正

義本當亦是懸字其自爲文乃用懸字懸懸古今易字而說之也不知者乃以正義所易改箋

人君以玉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爲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楚語稱曰公子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白形近之譌

其又以繩爲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規誤繩非也繩當訓爲戒今韋昭注作

規不與正義所引本同也

士婚禮婿親迎

閩本明監本毛本婿作昏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至於女嫁

補毛本嫁作家

而云玉之瑱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孫毓引同浦鏜云也誤兮非也說文瑱下引

玉之瑱兮可證案段玉裁云古尚書周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各書所用也字本兮字之假借是也

天子用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全誤金是也

○東方之曰

有姝姝美好之子

小字本同相臺本亦同考文古本亦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姝姝作姝然案此當

是有姝姝然美好之子靜女正義所引可證也今此正義
兩言姝然其毛以為為下一姝然不誤以傳本不重此字也
其鄭以為下本是與箋文同作姝姝然因上有姝然遂誤
脫之也閩本以下用以改箋非也各本亦脫去然字

傳月盛至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門下當有丙字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三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未明二字

挈讀如挈髮之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挈字浦
鐘云挈誤挈考周禮注是也

東方未明當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上脫去一
未字

不能辰夜

各本皆同案考文古本辰作晨誤也考此可見古
本之多誤

瞿爲良士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瞿當作因

夙早釋注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注當作
詰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三

十七

卷五之三
附釋音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

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

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

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之行下孟反謫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證反

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依字讀搯於革反說文云捉也公羊傳云拉公幹而殺之沈又鳥詣反拉音郎荅反復扶又反下

皆同禚音灼地名行惡
疏南山四章章六句至去之。正

下孟反下之行皆同。義曰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

襄公為鳥獸之行鳥獸淫不避親襄公行如之乃淫於已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恥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弃而去之此

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

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箋襄公至去之。正義曰以弊筍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搯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姁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旣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卽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爲公謫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搯其脇公死於車搯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搯殺者說文云搯捉也何休云幹脇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搯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

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卽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卽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卽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暮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卽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卽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旣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卽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按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姦也於會防之正言齊志也杜預以爲意出於夫人則云書姦意出於齊侯則云齊

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對由從夫人防
穀豳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
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
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

二意也而去之者疊

序去之文謂奔齊而去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興也南山齊南

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
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
綏綏然與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
恥惡如狐。崔子雖反又音佳別彼列反泆音逸下同惡鳥
路反又

如字。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
箋云婦人謂嫁曰歸言

文姜既以礼從此道嫁于魯侯也

○蕩徒黨反徐勗黨反易夷豉反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懷思也箋云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

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疏 南山至懷止。毛

自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
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

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
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

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
夫矣襄公何爲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爲此淫乎。鄭以爲狐
在山上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配
耦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在箋既言公淫可惡又
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
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爲又復來止責文
姜之來會襄公也。傳南山至之匹。正義曰詩人自歌土
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
然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行
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綏
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
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檢此傳文
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爲喻異於鄭也對文則飛曰雌雄
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
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
雄狐亦謂牡爲雄與此同也。箋雄狐至如狐。正義曰箋
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爲喻又狐
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爲狐求匹耦於南山之
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貌以狐比之有
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

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也。傳蕩平至文姜。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爲平易言地平易而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傳懷思。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箋懷來至其來。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易傳以爲非責文姜之來也。葛屨五兩冠

綏雙止

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爲

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屨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綏如誰反傅姆上音付下音茂處昌慮反下同奇居宜反。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既

曰庸止曷又從止

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之行。

疏

葛屨至從止。正義曰屨以兩隻爲具五爲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綏往配而雙止

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

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爲淫魯之
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婦魯止既曰用此道
以婦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爲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爲
淫泆之行。傳葛屨至尊者。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
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
言之冠綬服之於首是服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
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箋葛屨至之道。正義曰屨
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綬必屬之於冠故冠綬共爲
一。同葛屨言五冠綬言雙由是五爲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
天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傅姆
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以經有五兩
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
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
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
出伯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傳至姆未至
逮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傅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
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
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
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
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

男子爲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履貴賤不宜同處由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爲夫婦之道又襄公止復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傅姆老人非襄公儔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傅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廁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箋此言至之行。正義曰上言曷又懷止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爲責襄公從之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從之故知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與之爲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蓺魚世反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音橫注同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卽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反注同韓詩作由云南北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耕曰由

者此之謂告。取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窮也箋云七喻反注下皆同

鞠盈也魯侯

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

疏

○疏麻至鞠止

又非魯桓。鞠居六反。令力呈反。下同。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與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為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止文姜。鄭唯以鞠為盈。為異餘同。傳莢樹至得麻。正義曰。此云莢麻。后稷生民云。莢之在菽。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莢。則樹莢皆種之別名。故云莢猶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也。衡獵之縱獵。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為種字也。箋取妻至謂告。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筮云。圍布几。筮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為卜者。以納吉為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筮於戶。西注云。主人女

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尙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箋鞠盈至魯桓。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辟，不宜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爲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箋云：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析星歷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必待媒。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極至也。箋云：女既以媒得，乃得也。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疏。析薪至極止。正義曰：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魯桓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與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

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疏

甫田三章章四句至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而求諸侯從已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為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切切是志大心勞

無

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

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莠羊九反無田音佃下同治直吏反。

無思遠人勞心切

切

切切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切音刀。

疏

無田至切切。正義曰上田謂墾耕

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切切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傳甫田至能獲。正義曰甫大釋詁文無相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爲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爲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傳切切憂勞。無田甫正義曰釋訓云切切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無田甫

田維莠桀桀

桀桀猶驕驕也。桀居竭反徐又居謁反。

無思遠人勞心

怛怛

怛怛猶切切也。怛旦末反。

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

兮突而弁兮

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卬幼穉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

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非然而稚見之。

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婉於阮反，變力轉反。總本又

作摠。子孔反。卬古患反。幾居豈反。注同。見兮一本作見之。突

吐活反。注同。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訥反。弁皮春反。髦

音毛少。疏。婉兮至弁兮。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變。

詩照反。疏。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卬然兮，幼稚如

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兮，言童

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修德，未

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修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傳婉

變至弁冠。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變好貌。此并訓之。故

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

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為兩角也。卬兮

與總角共文，故為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

者，冠之大號，故為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

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

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

主斥其一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為成人，倚嗟。頤

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

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

作若
字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

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畢嚼也弋繳射也。令音零下同好呼報反風福鳳反嚼

星名何音憤繳音灼

疏

曰作盧令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

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

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箋畢嚼弋繳射。正義曰釋天云嚼謂

之畢李巡曰嚼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嚼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為嚼

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出繩繫矢

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

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
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纓於盈反又於政
反樂音洛下

疏

盧令至且仁。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
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悅

同說音悅
之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為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為
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
獵則百姓苦之。傳盧田至令令然。正義曰犬有田犬守
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遂海內之狡兔韓
盧逐東郭逵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
所獲是盧為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銜鈴鈴即是環銜聲
之狀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
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頰而
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
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怵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
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

盧重

環

重環子母環也。重直龍反下同。

其人美且鬖

鬖好貌箋云鬖讀當為權權勇壯也。

鬢音權說文

云髮好貌

疏

箋鬢讀至勇壯。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鬢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

且仁且德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鬢不得為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鬢為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鬢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德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敘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其人美且德

德才也箋云才多才也。德七才反說文云強也

疏

傳銜一環貫二。正

義曰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銜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銜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

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婢世反徐符減反本又作弊敗也笱音

古口反取魚器

也惡烏路反

疏

敝筍三章章四句至患焉。正義曰作

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為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

於齊與兄淫亂為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

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

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榘榘也天官掌

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榘榘再重杜子春云榘榘謂行馬立

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

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

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

為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

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為襄公詩也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

興也鰈大魚箋云鰈魚子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

之筍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

時之婉順。魴音房鰈毛古頑反鄭古魂反易夷鼓反

子歸止其從如雲

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姪娣之屬言

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

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從才用反注下皆同

疏

敝筍至如

雲。毛以爲筍者捕魚之器。弊敗之筍在於魚梁。其魚乃是
魴鰈之大魚。非弊敗之筍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爲其夫婿
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
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
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
能禁也。鄭以爲弊敗之筍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鰈之小
魚。魴鰈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筍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
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故。
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之心。如雲然。
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
傳鰈大魚。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
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
不視。又以豚之半。鰈則吞矣。子思歎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
以亡。是鰈爲大魚也。傳以鰈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王肅言魯
桓之不能制文姜。若弊筍之不能制大魚也。箋。鰈魚至婉
順。正義曰。鰈魚子釋魚文。李廵曰。凡魚之子。搃名鰈也。鰈
鰈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鰈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
淵。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魚禁鰈。鰈鳥翼。鼓卵蕃。庶物也。是
亦以鰈爲魚子也。毛以鰈爲大魚。鄭以鰈爲魚子。而與魴相
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機疏云。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
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撰
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鰈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
敗爲喻且魴鯢非極大之魚與鰈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
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
婉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
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爲淫耳。傳如雲言盛。
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
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桓公不
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爲君
言寵妹則非也。箋其從至爲惡。正義曰姪娣之外更當
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
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
損族類故易傳以爲從者亦隨文姜爲惡

魚魴魴

魴魴大魚箋云魴似魴而弱鱗
魴象呂反廣雅云魴也音連

疏

箋魴似魴而弱鱗。正義

曰陸機疏云魴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
得魴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
幽州人謂之鴉
鴈或謂之胡鱗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如雨言多也箋云如雨言無常天下

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

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

疏箋如雨至使止。正義曰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

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

做笱在梁其魚唯唯

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

隨順之貌

疏傳唯唯出入不制。正義曰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

貌耳傳以弊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為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為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唯唯維癸反沈養水反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水喻衆也

箋云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做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故猶端也

○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駢播波佐反

疏

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正義曰載驅詩者齊人所作

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駢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道大都爲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箋故猶端○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爲無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載薄薄簞茀朱鞞**薄薄疾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載薄薄簞茀朱鞞**薄薄疾驅文茀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箋云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薄普各反徐扶各反茀

音弗鞞苦

曾道有蕩齊子發夕

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

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

焉曾無慙恥之色。發韓詩云發旦也其乘繩證反或音繩

竟音境本亦作境易

蓋

載驅至發夕。正義曰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

夷鼓反下樂易同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

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為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

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

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刺

之。傳薄薄至羽飾。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疾驅故云

疾驅驅與驅音義同皆謂驅馬疾行也斯干說鋪席燕樂之

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

也車之蔽曰莛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毛

曰革鞞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鞞故云諸侯之

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

為之飾也釋器云與革前謂之鞞後謂之莛李巡曰與革前

謂與前以革為車飾曰鞞莛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鞞以韋鞞

車軾也莛以韋鞞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

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

以簟為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

後之飾皆有革有箚故此說車飾云箚蒹朱轡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則蒹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蒹蒹蔽爲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塞故此傳蒹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頤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蒹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傳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時發行故爲發夕至旦。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夕發至旦。箋襄公至之色。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會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卽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恥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

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

者瀾瀾衆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驪力馳反濟子禮反注同爾爾本亦作瀾同乃禮反徒

一本作從兩通行下孟反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

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闔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圍圍明也。豈
開改反樂也弟如字或音待易反樂音洛闔音開圍音亦

疏

四驪至豈弟。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駟之馬
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瀾

瀾然而衆爲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
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會無慙色故刺之。鄭唯愷悌

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傳四驪言物色盛也。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

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箋此豈至明也。正義曰箋
以爲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爲在道之事若是其

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云
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

類故讀愷爲闔易稱闔物成務說文云闔開也古文尙書卽
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悌爲圍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

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
今文校之定以爲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圍於古文則

爲悌故云古文尙書以悌爲圍圍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
行此言闔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

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闔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
子愷悌是闔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

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為
圍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湯湯大貌彭彭

多貌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
時所會。汶音問水名湯失章反彭必旁反

疏

箋汶水至所會。正

義曰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為通道汶水湯湯
傍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

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
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

亦不知大都為何
邑故箋不言之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翱翔猶彷徨也。彷徨音旁

羊祥音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

滔滔流貌儻儻衆貌。滔滔刀反儻表驕反說文云行貌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

侯之子焉

○猗於宜反字或作猗披其綺反

疏

猗嗟三章章六句至子焉。正義曰見其母與

齊淫謂為齊侯種肩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為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為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為襄公之詩也

猗嗟昌兮

頎而長兮

○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箋云昌佼好貌。頎音祈佼古卯反本又作姣

抑若揚

兮

○抑美色揚廣揚抑於力反

美目揚兮

○好目揚眉

巧趨蹌兮射

則臧兮

○蹌巧趨貌箋云臧善也。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疏

猗嗟至臧兮。正義

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為趨步其舉動蹌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傳猗嗟至長貌。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咀皆傷歎之聲故為歎辭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

之狀云黝然而黑頎然而長是之為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箋昌佼好貌。正義曰傳昌為盛不言為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揚是類之別名抑為揚之貌故知抑為美色類貴闊故言揚廣揚。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傳欲辨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為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傳蹠巧趨貌。正義曰曲禮云士蹠蹠今與趨連文故知蹠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吏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蹠兮 猗嗟名兮

美目清兮

目上為名目下為清

儀既成兮終日射侯

不出正

兮展我甥兮

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

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注同畫五采曰正參七南反又音三

疏

猗嗟至甥兮。正義曰齊人傷

魯莊公猗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為射終日射侯其

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
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是其
可嗟傷也。傳目上至爲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
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旣釋如此
清又與目共文名旣目上則清爲目下。傳二尺至曰甥。
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
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
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
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
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
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尾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
曰正耳旣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
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
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摠據齊國爲
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
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
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
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
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
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箋正所至之子。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義。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二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糝七十豻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

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
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
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
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
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既然
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
居一焉司衣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
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者无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
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
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
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
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
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
據賓射爲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上說容
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繼令无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旣美
其身業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爲齊
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爲齊之甥信不虛

猗嗟變兮

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好貌

清揚婉兮

婉好眉目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選齊貫中也箋

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選雪戀反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中張仲反

四矢反兮以禦

亂兮

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

也。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禦

疏

倚嗟至亂兮。毛以爲

魚呂反乘繩證反處昌慮反

齊人傷魯莊公倚嗟此

莊公容貌變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已每番重

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

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鄭唯舞則選兮

二句爲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卽貫習爲之兮餘

同。傳選齊貫中。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

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爲中也。箋選者至貫習。

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之

中上選也貫習釋詁文。傳四矢乘矢。正義曰乘車必駕

四馬因卽謂四馬爲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爲乘矢故傳依

用之。箋禮射至之亂。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

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

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

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

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
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
耦等爲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
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
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
皆中卽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
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
事彼於初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
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
下無亂不復須象之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二

虞山藏書
圖章

虞山藏書
圖章

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五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南山

公謫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謫作謫相臺本作適案謫字是也釋文云謫直革反是箋字作謫也左

傳作謫正義引同順彼文耳十行本因改餘字皆作謫誤也相臺本作適更誤適是古假借字非箋所用五經文字云謫經典或從適又借適字爲之乃包舉左傳詩北門禮記昏義等而言之者也。按漢人不必不用假借字讀兩漢書及漢人所著可證舊校非也

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彭生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

依字讀正義本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左傳古本當是使公子彭生乘爲句公薨於車爲句俗本增一公字耳乘謂同車也

下章責魯桓

明監本毛本章上有二字闕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以姦淫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姦作姦下同案五經文字云姦俗作姦訛正義多有之當是傳寫作俗體耳

於會昉之正

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下誤正是

五人爲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奇居宜反是其本無爲字也正義本今無可考但無者是也正義本當亦無其各本是淺人誤添耳

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大形近之譌也奇大數矣者謂

奇之數不止於五也

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六形近之譌也

六其數奇者謂從五人而六之則五人失其數奇也此正義各本譌舛不可讀今訂正。按此必有脫誤或作耦其奇數

又襄公止復文姜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從誤復是也

又非魯桓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又字衍也下章箋始云又非魯桓又者又此箋也

正義於此章云責魯桓於下章云又責魯桓

爲明晰

○甫田

言無德而求諸侯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言上有箋云考文古本有亦同案有者是

也

總角卯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卯作井案各本皆誤唐石經是也見五經文字卅部

未幾見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見兮一本作見之考釋文一本是誤本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

者其韻下助句之字必同此章四句句末悉是兮字不得此句獨爲之字也所以致誤之由當以箋云見之無幾何故耳其實此箋之字不出於經也正義云未經幾時而更見之未亦當有兮字見之字取於箋兮字順經文正義每如此今脫

去耳未可卽謂正義本作之字也韻下助字之同由漢廣思字推之則作正義者必知之矣不容誤也氓正義引作兮考文古本作之采釋文

突而弁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

願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考釋文以突而作音與定本同猗嗟正義云義並通故氓正義引作而依定本也○按箋作突爾猶突也俗本作耳乃大誤凡云爾者猶言如此也

○盧令

孟子謂梁惠王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當衍

怵怵然有喜色

閩本明監本毛本怵怵作欣欣案所改非也當是本作怵怵不與今孟子同故

誤如此

鬢讀當爲權權勇壯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權古

拳握字可知鄭箋從手不從木與說文引國語捲勇小雅
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字僅存於張參之書吳郁賦覽將
帥之權勇善曰毛詩無拳無勇拳與權同俗刻文選譌誤
不可讀

○敝笱

弊敗之笱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敝正義作弊
敝弊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此知緇

衣正義敝字亦皆本是弊字今但存緇衣若弊一弊字
餘字作敝後人依經注改之而未盡也

鰥魚子釋魚文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鰥當作鰥下引
李巡注可證又下云鰥鰥字異亦可證

或鄭本作鯤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鯤當作鰥謂或
鄭之爾雅作鰥字也此與上鯤魚子鰥

鰥互易而誤如此

魚禁鯤鯨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鯨當作鯨卽鯨之別
體字今國語作鯨此從重而者亦如隔作隔

輻作輻也

亦文姜所使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標起止云至

使止此箋當是定本有止字正義本無耳出是止字之譌標起止當是後改也

今其上下相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今當令字誤是也

義亦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尚有十九字同案山井鼎云釋文混在疏中當改正也是也

○載驅

疾驅於通道大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下正義云序言疾驅故云疾驅與驅音義同考釋文

云載驅本亦作駟薄薄下云疾駟聲也又鄒載馳釋文云駟字亦作駟如字協韻亦音丘是唐時凡經序驅字皆有作駟之本而正義本此一字作駟故特說之也五經文字云駟作駟訛依字書言之正義自爲文亦用驅十行本閒或作駟乃寫書人以爲別體取其省非正義所用

簞苒朱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五經文字云鞞此說文字論語及釋文並作鞞今此釋文正作鞞正義

引說文或其本作鞞而唐石經以下所從出也韓奕釋文亦作鞞

簟方文蓆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蓆作席案蓆字是也蓆大也在緇衣非此之用但俗

體有加草者耳

輿革前謂之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鞞誤鞞下同是也

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當云革飾後戶謂之弗竹飾

後戶謂之蔽脫七字是也上文可證復出而誤耳

與上古文相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古當作句形近之譌

○猗嗟

頎而長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又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釋文以頎而作音與定本同

也釋文以頎而作音與定本同

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分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上浦鐘云脫抑字是也

嗟是口之暗咀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咀當作啞形近之譌暗啞見史記淮陰侯列傳索隱亦

作噫見集解

趨今之吏步

闕本明監本毛本吏作捷是也

尾於正鵠之事

補毛本尾作毛

未學者之所及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未當末字誤也

以射法治射義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儀誤義是也

司衣掌大射之禮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裘誤衣是也

有正者無鵠者無正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無鵠下當脫有鵠二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三

卷五之三

毛詩注疏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陸曰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

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雷首之比析城之西南枕河曲比涉汾水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

甫謚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比析城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

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故言周以封同姓子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方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爲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

鄰國曰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羅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凡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止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輔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屨俱具反褊必淺反陜

音洽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陜隘於懈反巧如字徐善孝反趨七須反徐七喻反嗇音色。

疏

葛屨二章上章六句

下章五句至將之。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陜隘故其民機心巧僞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令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陜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陜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士也。箋儉嗇至侵削。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揉下章。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也。夏葛屨冬而言其刺之意。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糾吉黝反沈居酉反繚音了沈音遼。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織也。婦人三月廟見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摻所銜反又所感反徐又息廉反說文作撮山廉反云好手。要之袼之好人服之。要褻也貌繼息廉反見賢遍反。要之袼之好人服之。要褻也

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褷也領也在上好人尙可使

䟽

糾糾至服之。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

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士。新來嫁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
又深譏魏俗言褷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
之裳乃服之褷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傳糾糾
至履霜。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䟽之貌故云猶
繚繚也。士冠禮云履夏用葛冬皮履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履
冬白履註云冬皮履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
之宜當夏葛履冬皮履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
言之也。凡履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幣
君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舄之
飾有絢纒純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
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
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
也。傳摻摻至婦功。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
之貌故云猶纖纖。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
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八夫家旣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

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爲成婦矣既成爲婦則當家士盡爲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婚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且卽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盲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婚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卧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箋言女至其事○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傳要褻至之人○正義曰士喪禮云禭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禭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爲褶無絮雖復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禭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褻也要是裳褻則襯爲衣領說文亦云赫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入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

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揅所以爲飾箋云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提徒方反宛於阮反辟音避注同一音婢

亦反揅勅帝反諦音帝。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

德教使之耳

疏

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

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揅以爲飾敬慎

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爲此刺也。傳提提至爲飾。正義曰釋

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

舒而審諦也士昏礼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

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

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箋魏俗至刺之。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利實由地陘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汾

沮洳汾音扶云反沮音子預反洳音如預反其君子一本無子字

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至得禮正義曰作

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

莫

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是儉以能勤莫音暮漸

如字又接廉反

彼其之子美無度

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士則非公

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軹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軹車之族是也。軹本作旄音毛盾徒本反

疏

彼汾至

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為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

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士殊異於公路賤官尚不為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禮也

○傳汾水至莫菜。正義曰汾是水名沮洳潤澤之處故爲漸洳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箋之子至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箋是子至是也。正義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軫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軫車之族明公行掌軫車服虔云軫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樂壓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卽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

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中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云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

美如英

萬人爲英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從公之

行者主君兵車之行

列。行戶即反注同

疏

傳萬人爲英。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

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

彼汾一曲言采

其芣買

賁水鳥也。賁音續一名牛唇說文音其或反爲音昔。

疏

傳賁水鳥。正義曰釋草云賁牛唇

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葛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葛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

似徐州廣陵人食之。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昭紹遙反說文作召

汾沮洳二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

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

也疏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

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園小而迫口以侵削於經無所當也園有桃其實之穀

實之穀國有民得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出是也。

微本又作肴音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謠音遙行下孟反下文行園同。不我知者謂我

士也驕

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所爲于僞反下所爲皆同。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

夫人謂我欲何爲乎。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何其音基下章同夫人音符何爲如字。心之憂

矣其誰知之

箋云知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爲也

其誰知之蓋亦勿

思

箋云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

疏

有園

至勿思。毛以爲園有桃得其實爲之穀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己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爲辭。鄭以爲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爲之穀不與爲異又以彼人爲君曰爲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餘同。箋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三不得薄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爲美以當時

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微明食桃爲微卽是儉嗇之事。傳曲合至曰誦。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誦孫炎曰聲消搖也此文歌誦相對誦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卽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誦對文如此散則歌爲摠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正義曰夫人卽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爲卽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誦無所爲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爲更斥彼人故以爲彼人斥。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棘紀力君也曰於釋詁文。園有棘其實之食。反從兩束俗作棘。

同。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箋云聊且畧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

不

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

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无中正。

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

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

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

發。岵音戶此傳及解配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數音朔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

疏

陟岵三章

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敘

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无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己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

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箋云役乎至徵發。正義曰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為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

云為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為大國所役猶司寇亡役諸司空則為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發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山无草木

曰岵箋云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處昌慮反。

父曰嗟予子

行役夙夜無已

箋云予我夙早夜莫也无已無解倦。莫音暮解音介。

上慎旃

哉猶來無止

旃之猶可也父尙義箋云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旃之然反。

疏

陟

至无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无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傳山无草木曰岵。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傳言无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岵與爾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定本亦然。傳旃之至尙義。正義曰此旃與采芘舍旃旃皆爲是句故訓爲之猶可釋言文父尙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亡之意由父之於子尙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尙恩卒章傳曰兄尙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卽慈也親則友也。箋上者至列時。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爲行列之分與此一也。陟

彼岵兮瞻望母兮

山有草木曰岵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岵山而望之也。岵音起

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季少子也無寐无耆寐也少詩照反耆常志反。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母尙恩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

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偕俱也。

上慎旃哉猶來

無二死

兄尙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莫后

反古作嘽俗作畝皆同。

疏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至居焉。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

為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陘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

兮

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問音閑本亦作

閑別彼列反。

行與子還兮

或行來者或來還者。還本亦作旋

疏

十畝至還兮。正義

曰魏地陘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
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者之辭乃相
謂曰行與子俱迴還今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
甚也。傳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
采桑於其間地陘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爲往
來之貌此章旣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
故言泄泄爲多人之貌。箋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
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爲
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
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其廢易相
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
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
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
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陘民
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陘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
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卽然舉十畝以喻其陘隘耳。傳或
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
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
來相須故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

泄泄多人之見
泄以世反。

行與子逝兮

箋云逝逮也。逮徒賚反又徒帝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爾

檀徒丹反木名。

疏

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

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殮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効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

漣漪

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

得進仕也。坎苦感反寘之豉反漣力纏反漪於宜反本亦作漪同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種之曰稼斂之

曰憍一夫之居曰塵貍獸名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
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貍。塵本亦作墀
又作厘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
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縣音玄下皆同貍本亦作桓音桓
徐郭音暄貉子也宵音消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素空也箋

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餐七

疏

坎

丹反說文作餐云或從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坎
至餐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
檀木置之於河之隄欲以爲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
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
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儲何
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視汝之
庭則有所懸者是貍獸兮汝何爲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
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爲無功而受祿使賢者不進
也。傳坎坎至且漣。正義曰以下云潛側則是厓畔之處
故云干厓也易漸卦鴻漸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
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猗下云直
猗淪猗漣直淪淪水波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清且瀾
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

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沍也漣瀾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爲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卽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漪然也河水性濁清則難待猶似闇主常多明君稀出旣云置檀河厓因卽以河爲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以喻明君稀出也。傳種之至獸名。正義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立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爲民之邑居不爲一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爲廛但周禮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旣是夫田故以廛爲居宅卽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廛爲

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廬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
不易之釋獸云狝子狝郭璞曰其雌者名狝狝乃刁反今江
東通呼貉爲狝狝。箋是謂至曰狝。正義曰釋天云冬獵
爲狝。宵田爲狝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狝猶燎也
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狝管子曰狝獵畢弋
是狝爲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
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
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申候云秦伯
出狩駟驥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坎
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坎

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輻檀輻也側猶

厓也直直波也。輻音福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疏

傳萬萬至曰特。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

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爲億獸三歲曰特毛氏
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箋十萬至之數。正義曰箋以詩

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
 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
 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
 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
 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
 類若為金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
 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水清且淪猗

檀可以為輪漚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輪音淪漚順倫反本亦作屑淪音倫韓詩

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圓者為困鶉鳥也。困丘淪反圓倉鶉音純。

䟽

傳圓者為困鶉鳥。正義曰月令修困倉方者為倉故圓者為困考工記匠人注云困圓倉是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鶉牝
 庫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鶉之屬也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

䟽

傳熟食曰飧。正義曰傳意以飧為飧饗

之殮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殮秋官掌客云公殮五牢侯伯殮四牢子男殮三牢卿殮二牢大夫殮一牢士殮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殮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爲熟食也。箋殮讀如魚殮之殮。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殮是其事也。鄭以爲魚食殮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殮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且則食飯不可停故夕則食殮是殮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殮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殮相配故易之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白鼠也。

碩音石斂呂驗反下同

疏

碩鼠三章

章八句至大鼠。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以碩鼠爲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脩其政由君重斂不脩

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

我肯顧

貫事也。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

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貫古亂反。徐音官復扶。又反稅始銳。反比毗志反。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音洛。

注下同。土如字。他古反。沈徒古反。訣古穴反。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箋云爰得我所。曰也。疏

碩鼠至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比之碩鼠。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處。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傳貫事。正義曰釋詁文。箋碩大至是徙。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鼯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

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爲斥君亦是典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卿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

貫女莫我肯德

箋云不肯施德於我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碩鼠碩鼠無

食我苗

苗嘉穀也

疏

傳苗嘉穀。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

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箋云不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三歲貫女莫我肯勞肯勞來

我。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徠木亦作來同力代反逝將去女適彼樂郊箋云郭外

曰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號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

皆喜說無憂苦。咏本亦作永同音詠號戶毛反注同呼火故反說音悅疏誰之永號。正義曰言彼有德之樂

郊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往釋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箋之往永歌。正義曰之往釋詰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共

文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矣皆云永歌之舜典云聲依永故以永為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三



刑部員外南昌黃中棻

刑部員外南昌黃中棻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五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魏譜

故言周以封同姓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子當作云形近之譌

其封域

補案其上當。

賓諸河之干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與今地理志同

昔舜陶於河濱

補案昔上當。

不可知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凡當作也字誤是也

止此詩並刺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止作也案皆誤也止當作但字之壞耳

○葛屨

而無德以將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

反覆儉嗇褊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覆當復字誤是也

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首形近之譌

亦是趨利之士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土作事案所改是也篇內同

故箋採下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採當探字誤是也

要褻也

段玉裁云古本當作要要也謂此要字卽衣之要也衣之要見於喪服士喪禮玉藻深衣諸篇字無

作褻者以本字爲訓此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說文已已也北風傳虛虛也之例淺人不能通故北風與此二傳皆妄改

裨領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領上當有衣字釋文裨下云衣領也正義云要是裳褻則裨爲衣領說文亦云

裨衣領也考此可見釋文正義二本此傳皆有衣字正義亦者卽亦傳也說文裨下引詩此句是正用傳文傳上云要褻也以上經已見裳字故不復言裳褻也此傳云裨衣領也以經更無衣字故須言衣以顯之也各本脫衣字失

傳旨矣當正之。案褱領皆統於衣不得分褱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褱爲裳褱此語陋甚是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

國家靡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幣當作弊形近之譌

雖復與禪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復誤復考儀禮釋文浦按是也

則襯爲衣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襯當作襯

○汾沮洳

雖然其采莫之士

小字本相臺本土作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字是也士乃誤字其誤與葛

屨正義內同當時寫書人往往以士代事此絕不可通閩本以下闕仍之亦誤

○園有桃

興也園有桃其實之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般作食案食字是也此傳以食

解殺非復舉經文正義說箋云明食桃爲殺正用傳

不我知者

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作不知我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相臺本非也箋倒經作不知我者正義依之耳不可據以改經下章同

箋云知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知作如考文古本同案如字是也

以自止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止誤正十行本初刻止後刻改作正案止字是也正義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可證

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從當彼字誤是也

是稅三不得薄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當作一

非徒薄於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當作一

○陟岵

國迫而數侵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下云

箋以文承數見侵削是正義本數下有見字考釋文云國迫而數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正義本當卽或作本也葛屨序正義云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乃引此就園有桃序耳考文古本作國小迫而數見侵削采釋文但誤倒而迫二字

猶司寇亡役諸司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云形近之譌

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止作上案上字是也正

義云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又說箋云此變言上又云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標起止云箋上者皆可證山井鼎云按疏作上爲是

○十畝之間

桑者閑閑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閒閒音閑本亦作閑正義標起止云傳閑閑正義本與釋

文亦作本同

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萊譌菜是也

○伐檀

徑言徑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涎當作涎形近之譌爾雅釋文可證

揚子云有田一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雲誤云非也此語出揚子自序

其雌者名猓猓乃刀反

毛本猓誤猓閩本明監本不誤案爾雅釋文云猓字又作猓同

是作猓者誤

今江東通呼貉爲猓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猓猓誤猓猓引證爾雅釋文猓

烏郎反猓山吏反是也

獸三歲曰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盧文弨云齊傳曰

三歲曰肩幽傳曰三歲曰豨矣則此傳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段玉裁云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與毛互異肩豨同字耳今考騶虞正義引此傳亦作三歲云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

故今古數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當作合形近之譌

入其門則無人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公羊本作則無人焉門者何休注可證正義所

引亦然不知者誤去下門者二字耳今公羊焉字誤在門字下更非

鄭以爲魚食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食當作餼之二字

不得與不素餼相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蒲銜云餼當餐字誤是也

○碩鼠

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依正義當作眷顧各本皆誤倒也

關西呼騶音瞿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至瞿十行本剗添者一字必音瞿二字初刻旁

行細書而兩字相並後改入正文故如此耳山井鼎云
鼠字當在齣下非也爾雅釋文作齣將畧反引沈旋作
齣音求于反此同沈也。按音瞿二字郭語也非疏家
語

及卿大夫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鄉誤卿是也

誰之永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咏本亦作永同音詠歌也正義本是永字此箋云永歌也乃讀

永爲咏不改其字者以爲假借也正義本爲長釋文本作咏當是因箋并改經字考文古本作詠采釋文耳

言往釋皆歌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釋字劄案此誤也釋當作矣首章正義云言往矣

將去汝往矣二字本箋此亦同物觀考文補遺所載作者就彼所見本而言也

樂記及關雎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矣字劄案此誤也矣當作序十行本欲劄上文往

矣之矣誤入於此山井鼎云宋板磨滅就彼所見本而言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十行本脫此一行各本皆有